禮記集解

禮記卷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三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釋文胾側吏反食音嗣徐音自羹古衡反舊音衡膾古外反炙章夜反醯徐音海本或作醓呼兮反渫以制反漿子羊反字亦作粮○按醯醬孔疏本作醓醬今從釋文

鄭氏曰：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渫，烝葱也。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孔氏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

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溼是陰故居右此醓醬徐音作海則醓之與醬兩物各別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醓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醓和醬也則醓醬共爲一物醓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儀禮正饌惟有菹醓無蔥渫故知蔥渫殊加也愚謂食饌具之總名也骨剛爲陽肉柔爲陰食燥爲陽羹溼爲陰或左或右者順其陰陽也食羹係人言之者明其在席前而最近人也肉聶而切之曰膾公食禮作鮨炙炙肉也醓肉醬也周禮註云作醓及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凡胾與膾必配醓設之公食禮及內則三牲之胾及牛鮨牛膾皆有醓特牲禮羞庶羞四豆有醓少牢禮羞胾兩瓦豆有醓此有胾有膾則有醓必矣豆數必偶胾也膾也

炙也醢也庶羞之四豆也醬爲食之主下云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註云齊醬屬是也膾炙處外處醢醬之外也醯醬處內處膾炙之內也酒清醴漿酨漿也公食禮酒在豆東漿在稻西此禮亦當兼有酒漿漿處右酒處左弟子職云左酒右漿是也乃云酒漿處右者酒漿雖並設而食畢但飲漿故據所飲者言之也葱渫處末者處殽之外以其最遠於食也故言末焉殽在俎食在敦羹及膾炙醢醬葱渫在豆酒漿在觶其設之在左者食最近人其外殽其外葱渫而酒在食之左在右者羹最近人其外胾胾外炙炙右膾膾內醢醢內醬而漿在羹之右食與羹殽與胾之間蓋容人焉弟子職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公食禮曰庶羞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故無正豆正

豆尊不用於燕食也鄭氏謂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爲在殽胾之內外今按炙胾膾醢爲庶羞之四豆其設之當在一處若如鄭說則膾炙醢三者或左或右非設饌之法也

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釋文朐其俱反

鄭氏曰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孔氏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朐脯中屈朐朐然也朐置左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愚謂脯爲籩實惟飮酒有之此燕食乃有脯者用之以代膾也盍釋而煎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與其設之亦於膾之處內則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字釋文無音盍如

字讀之今讀為飯食之食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愚謂食飯也執食者自席前殽胾間容人之處向席而跪執之辭告也賓席於奧而主人席於阼降等之客不敢食於尊處故執食而興告於主人言已欲食於他處也公食大夫禮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又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此雖降等之客然與公食大夫有君臣之分者不同其辭於主人蓋當告主人以將往食於西序端也必執食者以其為饌之主而主人之所親饋者也然禮食無阼席主人立而視客食故雖大夫相食敵體之禮必執食之西序端且又不告於主人而遽往蓋不安於主人之不食而立而臨已也此燕食賓主皆坐設席對食故非降等之客則不必辭執食興辭者惟

降等之客耳然與卽致辭尙未離乎席前也則與大夫相食之不辭而遷之西序端者亦異矣主人與辭於客者告客使反食於席也於賓及主人皆言興則設饌時主人與客皆已卽席坐矣又此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則降等之客其禮之異者惟此耳若下文所言則皆爲賓主燕食之通禮非專據降等之客猶凡與客入者一節言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而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又皆言賓主之通禮非惟降等之禮也註疏因此言客若降等遂於下文主人延客祭主人未辯客不虛口皆以爲降等之禮非是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鄭氏曰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

殺之序徧祭之謂胾膾炙也以其同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孔氏曰祭者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愚謂禮食無阼席故惟客祭燕食賓主並設席而食則主人必先祭以道客而後客祭也蓋主人以爲巳之食不足以當客之祭故但自祭而已玉藻孔子食於少施氏孔子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是也主人祭則客從而祭是主人之祭實所以道客也下言延客食胾亦然食饌具也祭食祭所先進者先進者先祭之後進者後祭之也公食大夫禮先設豆次設俎次設黍稷次設鉶此禮食設饌之次也昏禮特牲禮亦然弟子職云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

酒右槳此朝夕燕食設饌之次也此與客燕食其設饌之次不可考然以設饌內外之法觀之則當先設羹食於內而後設殽胾於外則亦先祭食而後祭殽胾與殽謂牲骨在俎者註以爲胾膾炙非也殽之體骨非一初時惟祭其肺其餘體骨至食則振祭故曰殽之序徧祭之謂依所食之次第而祭之也食胾之後乃辯殽未辯殽則猶未徧祭也此因言祭食遂并言祭殽之法耳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釋文飯扶晚反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辯音遍下同

鄭氏曰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也孔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案彼

文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故三飯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飯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爲加故客三飯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飯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還坐更食取飽不云三飯延客食胾與此異也辯匝也食胾竟後主人道客令食至飽食殽得匝也案特牲少牢禮初食脊次食脅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故云食肩則飽也賈氏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愚謂三飯食三口也殽之體骨非一三飯先食殽三飯既竟主人乃食胾以道客客既食胾然後徧食殽之體骨也食胾之前固已食殽矣特未辯耳註謂先食胾後食殽非也疏引公食註賓三飯以殽擩醬食正饌似已以此註先食胾之說爲不然然公食註三飯以殽擩醬食正饌之說實亦非是昏禮云皆

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先云皆食以湆醬而後云皆祭舉食舉則是食湆醬與食殽實爲二事初非以殽擩醬而食也公食禮賓三飯以湆醬又云賓卒食會飯三歠不以醬湆而不言食殽胾之詳案大宗伯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卿大夫食禮當三舉而公食禮不言舉數蓋其禮節之詳必已別見於他經而今不可考矣然特牲禮尸舉肺脊三飯次舉獸幹及魚次羞庶羞四豆次舉骼次舉肩少牢禮尸亦舉肺脊三飯次舉牢幹次食胾次舉魚次舉獸肩次舉骼次舉肩意公食禮亦必如此此與客燕食之禮雖其牲體不必皆備然先食殽三飯竟乃食胾既食胾而後辯殽其禮亦不異也蓋食以牲體爲主故食皆以是始終焉庶羞皁但於其中間一食之耳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鄭氏曰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孔氏曰主人恆讓客不自先飽故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酳隱義云飯畢蕩口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而已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異於公食禮也愚謂主人道客食殽則亦道客食殽矣乃云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者蓋主人雖先食以道客客既食殽則主人又緩食以待客之先飽也食畢飲酒謂之酳酳演也所以演安其所食也飲漿謂之漱漱者漱濯之意食畢恐口有滓穢故飲漿以滌盪之也蓋酒之味濃厚而漿清薄故其爲義之異如此虛口卽漱也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酳士昏禮合巹而酳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酳此皆用酒者也食老更之禮不可考若士昏及特牲

少牢則漿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漿而賓但飲漿弟子職云左酒右漿又云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亦但飲漿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酳而無漿禮之輕者兼設酒漿而食畢但飲漿也士昏非重於公食而用酒以酳者所謂鬼神陰陽也此燕食禮輕用漿虛口註以爲酳非也主人不先客辯殽客不先主人虛口賓主相敬之道然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釋文卒子恤反後更不音者同齊本又作齎將分反相息亮反○此五句舊在毋嚺炙之下張子曰此簡錯當在前客不虛口之下以文義考之良是今從之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主人興辭不聽親徹愚謂客自前跪謂當席前向席而跪也飯齊主人所親饋故客親徹之公食大夫禮卒食賓北

面坐取粱與醬以降大夫相食宰食徹於西序端此但以授相者亦燕食禮殺也禮食食畢卽出此客復坐者尙有後事故也○自凡進食之禮至此記大夫士燕食之禮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者以其禮於已不隆悉謂不執食興辭者此侍食耳不在賓客之位故也主人卽謂長者長者之食其子弟饋之若長者敬已而爲之親饋則已當拜而後食若但其子弟併饋之則不必拜也疏以此爲侍從長者爲客之禮非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註澤或爲擇

鄭氏曰共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飽謙也澤謂挼莎也不澤手爲汗下半反手不絜也禮飯以手孔氏曰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得厭飫爲飽也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澤謂光澤也古禮飯用手澤手則汗生與人共飯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食恐爲人穢也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釋文摶徒端反歠川悅反○放飯之飯註疏如字朱子孟子集註讀爲扶晚反今從之

鄭氏曰毋摶飯爲欲致飽不謙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孔氏曰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長歠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釋文咤陟嫁反齧五結反固獲並如字徐云鄭橫霸反一音護

鄭氏曰咤食嫌薄之齧骨爲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歴口人所穢投與狗骨爲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孔氏曰咤食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三則口脣可憎毋反魚肉謂與人同器已齧殘反還器中爲人所穢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釋文飯扶晚反箸直慮反嚃他答反一音吐計反又音退

鄭氏曰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孔氏曰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廪人摡匕與敦註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羹不

嚼菜含而歠吞之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愚謂飯黍毋以箸者黍雖黏飯之猶用手而已不用箸也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賈疏云飯黍毋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匙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是也飯黍以箸亦由欲食之急故不俟其涼而以箸取之孔疏謂飯黍當用匕非是少牢禮挹匕所用取黍稷於甑而實諸敦者非飯時所用也

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釋文刺七亦反亨普彭反窶其禹反

鄭氏曰絮羹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刺齒爲其弄口也口容止歠醢亦爲詳於味也歠者嫌其味淡主人辭不能亨辭以窶僂貧也孔氏曰絮羹謂就器中調和鹽梅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刺取齒間之畱爲弄口不敬

也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是醬淡也愚謂醢但用以擩物無歠之之法若歠之是其味淡也實言已貧故不足於味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釋文濡音儒字亦作濡嘬初怪反○今按乾音干

鄭氏曰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嘬炙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於俎孔氏曰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嘬者不細齧之一舉而并食之也愚謂濡肉胾炙之屬乾肉脯脩之屬○自共食不飽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釋文少式召反下皆同釂子妙反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愚謂此侍長者私飲之禮也必拜受於尊所者此

盡長者親酌而賜之故於尊所拜受不敢煩長者至已席前而授之也私飲或在室中其設尊蓋於北墉下與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此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與彼異者君臣尊卑闊絕侍君飲者無爲賓客之嫌故先君卒爵若爲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飲則嫌以賓客自居故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禮各有當也○鄭氏曰燕飲之禮鄉尊孔氏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嚮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

酒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耳尊爲長者故往尊所嚮長者而拜愚謂侍飲於長者謂長者私飲而少者侍之耳固非臣侍君燕之禮亦非大夫士燕飲之正其設尊之所於禮亦無文可言而註乃云燕飲之禮鄉尊其說殊不可曉疏以鄉尊之言與玉藻言唯君面尊者合遂以此爲燕禮又以燕禮無拜受於尊所之文而謂其文不具不以經正註之失而反以註疑經之闕亦可怪矣且記明言長者少者安可以爲君臣燕飲之禮耶又疏謂燕禮酌者在尊東西面及尊鼻嚮君亦皆非是說見少儀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呂氏大臨曰辭讓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賓客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釋文核戶革反

鄭氏曰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釋文溉古愛反

鄭氏曰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孔氏曰御食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寫謂倒傳之也器可滌溉者不畏汚則不須倒寫其餘皆倒寫之愚謂御食與侍食不同侍食者侍君而食御食者但勸侑君食而已故君食畢或以餘賜之若侍食則食畢執飯齊以授從者不待君賜以其食本已所當得故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釋文餕子閏反

朱子曰餕餘之物不可以祭先祖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餕餘熟之以祭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故但正席

先嘗而已不可以祭先祖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戴氏溪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明有尊也此與餕餘不祭義不相屬顧氏炎武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此節諸家之說不同註疏解祭字爲祭食之祭謂食尊者之餘則祭之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以其卑故也愚謂食之有祭所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若用食餘以祭則非所以爲敬故玉藻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若日中而餕則不祭也雖尊者之餘亦不可用以祭矣且禮惟有卑餕尊者之餘若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尤禮之所未嘗有也陳可大謂食人之

餘及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皆不必祭愚謂食人之餘不必祭固已若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則恐未有不祭者觀特牲少牢禮尸於餕具皆祭之可見也朱子與戴氏顧氏之說皆可通但上言御食於君下言御同於長者故因而及於餕餘不祭之事忽於其閒言吉祭未免不倫又似朱子之說爲長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釋文坐才臥反又如字

鄭氏曰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偶坐不辭盛饌不爲已孔氏曰御侍也御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重也雖重殽膳而不辭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媲也或爲彼客設饌而召已媲偶共食此饌本不爲已設故不辭一云偶二也謂與他人並坐主人設饌已不假辭

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愚謂此御同於長者謂侍長者
而與長者同饌與上御食於君不同貳益也謂食盡而
又益之也弟子職曰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
旋而貳唯嗛之視侍長者同食主人益長者之饌幷益
已饌則不必辭若已辭之則嫌長者不廉也若與敵體
之人偶坐同食雖非長者於貳饌亦不辭以主人之意
不專爲已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釋文梜古協反沈又音甲字林作筴云箸也

鄭氏曰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孔氏曰鉶羹有
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
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

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釋文爲于僞反副普逼反絺勅宜反華胡瓜反綌去逆反累力果反一音如字疐音帝齕恨沒反徐胡切反

鄭氏曰副析也旣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齕之不橫斷孔氏曰削刊也絺細葛也爲天子削瓜先刊其皮而析爲四也又橫切之而細葛爲巾覆上而進之也華中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巾用麤葛覆而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也疐謂脫華處士不中破但去疐而橫斷亦不覆也庶人府史之屬齕齧也去疐而齕之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謂公庭大會之時也愚謂疐瓜之連蔓處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櫛文冠如字徐古亂反惰徒禾反一音徒臥反矧本又作哂失忍反又詩忍反詈力智反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琴瑟不御憂不在樂不至變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孔氏曰猶許食肉但不許變味耳食少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愚謂言之惰慢不正無時而可然朋儕相處時或戲謔亦人情所不免所謂一張一弛之道也惟父母有疾則憂存於心而出言益須謹重故有同此一言在平日言之則為談笑之常在有憂出之則有惰慢之失猶祭統言齊則防其邪物訖非不齊之時可有邪物之干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側席而坐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案聘禮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胡氏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弈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王氏曰專席與郊特牲君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曰水潦降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愚謂水潦降謂夏時也襄十年左傳士匄士偃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定四年春三月荀寅曰水

潦方降哀十五年夏吳大宰嚭曰以水潦之不時月令季夏水潦盛昌古者三時取魚惟夏不取蓋以水盛方孕又水大則魚鼈難得故也居山不以魚鼈爲禮非其地也水潦降不獻魚鼈非其時也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弗佛也釋文拂本又作佛扶弗反畜許六反徐況又反

鄭氏曰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孔氏曰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愚謂獻鳥若行賓客禽獸之類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鳥喙能傷人故執以將命必佛其首於翼下鄭謂用小竹籠冒之未知何據豈因當時有此法而言之與畜鳥弗佛者無所事乎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

田宅者操書致釋文契苦計反量音亮又音良齊本又作齎同子兮反

鄭氏曰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孔氏曰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胄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鄉以淨頭授人民虜征伐所獲獻之以左手操囚之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粟粱稻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爲尊以先書爲尊也米六米之等量是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

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綏故云書齎齎爲食之主執主來
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
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
不云致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
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此得獻田宅
者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可爲巳有故得有獻愚謂凡
以物相授受而有上下者皆以其上授人惟有刃者不
然故獻杖執末而以上端授人非徒以杖末不淨也粟
可久藏主人或未卽用故書一券而中別之留其左者
獻其右者受獻者欲取粟則執券而合之粟藏於倉故
獻其契米操量鼓則幷米獻之不必用契矣鼓量名其
容受之數未聞疏謂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然器
容十二斛則不可執以將命非也鏞堂按左傳昭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

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孔氏亦以量義之說爲不然矣是獻田如鄭歸祊田於魯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獻宅如郈郈成子分宅以處右宰穀臣之妻子古時此類固多有之不必以田宅不得獻爲疑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釋文遺于季反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弣音撫徐音甫帨徐始銳反辟辟上辟扶亦反下辟音避

鄭氏曰尚筋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巳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

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孔氏曰此爲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時曲來向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弛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角觸其上弓形亦曲向下也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弓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又謂爲鞘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謂弓把也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以授主人知是執弓下頭者下頭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逡辟猶逡巡也主人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

客主俱卻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弣便是倒執弓也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愚謂簫在弓之兩頭此所執者其下頭也弓當矢上有箭道士喪記所謂撻弓簫雖無上下之異而以近撻者爲上帨佩巾也磬折則帨垂尊卑如兩大夫相問遺所遺者爲士主人爲大夫是賓主尊卑不同而其儀皆以磬折垂帨爲度也下篇云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此謂君臣相授受之法此雖尊卑不同而非君臣故賓主皆垂帨也主人拜拜受也還辟辟拜逡巡以避主人之拜也由客之左者主人之位恆在東客南面而授之則主人在其左也接下承弣者卻左手以接客之手下而承弓弣也亦覆右手執簫不言者文省也鄉與客並者與客同面而並授也賓主授受之

禮以訝受爲正此乃並授者以授弓禮輕也客不拜送者客乃使人弓非已物故也凡爲使者於主人之拜受皆不答於聘禮可以見之孔氏謂使者執弓不能拜非也

進劍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也孔氏曰首劍拊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鋒是末則環是首也劍有匣又有衣少儀曰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是也左首者主人在左劍首爲尊以尊處授主人也對授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愚謂執劍左首爲辟其刺刃故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釋文鐏在困反舊子困反本又作鐏音誄鐓本又作錞徒對反

鄭氏曰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孔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向人爲敬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愚謂戈之橫刃曰胡直刃曰援戟三鋒其橫刃六寸下向中矩者曰胡其中刃長七寸五分直前者曰刺其橫刃長七寸五分枝出而磬折者曰援戈之底銳謂之鐏矛戟之底平謂之鐓鐏鐓蓋皆以金飾

之詩云厹矛鋈錞是也三兵皆以其下授人者避其刃也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進几杖者拂之

鄭氏曰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也愚謂士昏禮醴賓主人拂几授校聘禮醴賓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鄕外拂几三少牢禮賓尸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者必拂之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鄭氏曰用右手便效猶呈見也犬齕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孔氏曰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犬好齕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少儀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

醫人不須防此是充食之犬故防之

執禽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呂氏大臨曰執禽者左首謂贄也禽摯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飾羔雁者以繢釋文繢胡對反

鄭氏曰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氏曰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雁爲飾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雁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繢此言繢者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卿大夫尊故畫之也陸氏佃曰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雁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愚謂天子諸侯之大夫無異贄則亦未必有異飾疑陸氏之說得之

受珠玉者以掬釋文掬九六反兩手曰掬

鄭氏曰愼也掬手中孔氏曰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

受弓劍者以袂

鄭氏曰敬也孔氏曰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愚謂此言受弓劍於尊者之法也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此授弓用袂則受弓可知

飲玉爵者弗揮

鄭氏曰爲其寶而肥孔氏曰揮振去餘也愚謂揮爵而去其餘瀝易於失墜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釋文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字林先自反沈息里反使色吏反下並同

鄭氏曰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孔氏曰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裹魚肉用茅及葦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因問而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因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將其意自弓劍以下皆是也使者操持諸物進受尊者之命先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其所使國時之儀容呂氏大臨曰苞苴魚肉果食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服書曰惟衣裳在笥是也○自水潦降不獻魚鼈至此論以物相獻遺及授受之法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孔氏曰受君言宜急去不敢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愚謂君言卽君命也註說非是此通言爲君出使之禮不當專據有言者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鄭氏曰敬君命也此謂君問事於其臣也孔氏曰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愚謂出拜君言之辱拜送於門外皆於大門之外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曰朝服命使敬也命使者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文也不出門者

已使卑於君使也愚謂命使者亦下堂受命亦朝服文互相備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少儀曰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命使亦下堂明矣受命時當北面使者於阼階上致君命而臣於阼階下中庭北面受之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釋文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反皇如字

識記也博聞强識以窮理而居之以讓則不自滿假而所知日益積敦善行以修身而不至於怠則日新不已而其德日益進斯可爲成德之君子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呂氏大臨曰君子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
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
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酉油油而退是也盡
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絕也毋
有頁朋烝也無我是也愚謂歡以情之見於外者言忠
以意之主於中者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
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
爲父尸

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孔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
語也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得
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記者既引舊禮又自解之云
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也曾子問

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孔氏曰天子至士皆有尸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諸侯之祭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爾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鄭註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巳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巳孫爲尸恐非也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及大夫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傳說晉

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愼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傳之說也程子曰古人祭祀有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既與人相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何如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樸陋之禮看來古人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謂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是則尸用已孫明矣如祭父則取兄弟之適子爲尸故祭統云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士大夫所祭近故無孫而取於同姓者若天子諸

侯祭其宗廟則所取爲尸者皆其所祭之祖之所出又
不必取於同姓矣鄭氏謂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葢兼
容無孫者言之孔氏乃據此而謂尸不用己孫非徒棄
經信傳亦不善會鄭義矣吉祭祭祖考而以妣配止用
男之一尸若祔祭則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婦人
祔於王母則不配祔後練祥又特祭新死者於寢皆當
男女别尸至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吉祭然後止用男尸
孔疏謂祔祭漸吉止用男尸亦非是周禮墓祭則冢人
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是祭外神皆有尸也
朱子謂祭天地不敢用尸葢以其至尊而不敢以人象
之也節服氏郊祀則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執戈
送逆尸者惟二人則是惟配帝一尸而天無尸矣晉語
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云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乎

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壹伯與丹朱亦皆配帝
之尸耳許愼所引魯郊祀蓋未足據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
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
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
愼也孔氏曰此謂臣爲君尸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
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
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散齊
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所以知是散齊者
君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言知
則初有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
不識而臣告君君乃下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

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下隱式而頭得俯俛後云式視馬尾是也

愚謂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鄭註云不前期三日筮尸大夫下人君賈疏云天子諸侯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宿尸幷宿諸官致齊也是人君散齊之時尸猶未卜卜尸得吉遂致齊尸與人君大夫士皆不出矣此云大夫士及君下尸者蓋卜尸雖在祭前三日而前期十日卜

日之時卽擬一人爲尸至祭前三日又卜之故散齊時人君及大夫士得見此將卜爲尸者而下車也節服氏郊祀則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人君之尸亦當有執戈者若祭日入廟君見尸必無不知云君知所以爲尸者則是尸猶未卜其威儀尙與羣臣無別故君或不知而待人告之也車之在兩旁者曰較其當人之前者曰式較高五尺五寸可一手憑之以爲安式高三尺三寸用兩手憑之以爲敬疏言較與式高下之度及平常憑較敬則憑式者是也而言較在式上則非是尸必式者君及大夫士爲尸下尸則俯而憑式以答其敬也尸不下者所以全尸之尊也疏謂不敢亢禮亦非也尸於大夫士亦式則非以不敢亢禮明矣乘必以几者謂乘車之時必履几以升也士昏禮云婦乘以几蓋履几升車者

尊者及婦人之禮也若天子則用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是也疏謂几在式上以手據之亦非也

齊者不樂不弔釋文齊側皆反樂音洛○今按樂當如字

鄭氏曰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愚謂不樂謂不聽樂也致一謂之齊不樂不弔爲心志之感於哀樂而散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釋文隧音遂

鄭氏曰形骨見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身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得羸瘠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則得升阼階案士虞禮云卒哭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雜記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
敬異國之賓也戚謂不形不衰爲其廢喪事而將至於
滅性也門隧門外當門之中道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
道是也卒哭以吉祭易喪祭主人蓋當即位於阼階與
既由阼階升降則亦可由門隧出入矣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
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釋文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恙本又作痒勝音升

鄭氏曰勝任也孔氏曰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違親生
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愚謂
言此者所以見沐浴及飲酒食肉乃慮其不勝喪而爲
之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

內釋文毳七雷反

鄭氏曰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孔氏曰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毀而不得極羸瘠也六十轉衰都不得毀也愚謂六十雖不毀其居處飲食猶用居喪之禮至七十但有喪服而飲酒食肉處於內則不疏食不居廬爲其精力益衰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註與或爲予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孔氏曰大夫尊成服及殯皆不數死

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愚謂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以春秋考之天子諸侯之葬其七月五月皆幷數死月由葬以推殯由天子諸侯以推大夫士其數殯葬日月之法可見矣則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者固上下之達禮也然喪大記云君之喪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而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杖士之二日而殯幷數死日爲三日則君之五日而殯幷數死日爲六日大夫之三日而殯幷數死日爲四日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葢殯日之連數死日者固制禮之本法然也然襲與小斂大斂大夫士皆異日諸侯必間一日天子必間二日而死有早晚之不同如死在昏暮頃刻之間不能遽畢襲事則必至次

日乃襲而小斂大斂皆當下移一日士與君大夫皆當如此但君大夫位尊而事舒故喪大記言五日而殯三日而殯士位卑故喪大記言二日而殯蓋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雖有一定之禮而其中自有變通之宜雖禮無明文而以人情物理推之必當出於此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釋文傷如字舊式亮反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釋文賻音附不問其所費費芳味反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遺於季反

鄭氏曰皆爲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王氏安石曰辭曰惠而實不至也愚謂問其所費問其所用多寡之數及足否也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二說皆是也含襚賵賵皆施於死者惟賻則所以助生者之費少儀臣爲君喪致貨貝於君案含以玉襚以衣賵以束帛及馬贈以束帛則貨貝是賻物可知是賻用錢貝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王氏安石曰爲人養廉也呂氏大臨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與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陳氏澔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愚謂君子多自好故賜之不曰來

取所以養其廉小人多苟得故與之不問其所欲所以節其貪

禮記卷三終

同知銜署江山縣知縣湖南後學陶鴻勳校栞

禮記卷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四

適墓不登壟釋文壟力勇反

鄭氏曰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

助葬必執紼釋文紼音弗

鄭氏曰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孔氏曰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助葬本非爲容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愚謂送葬在塗時或有不執引而散行在後者若柩車至墓脫載除飾以紼屬於柩而下之助人之葬必宜執此紼也

臨喪不笑

鄭氏曰臨喪宜有哀色

揖人必違其位

鄭氏曰禮以變為敬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釋文柩本又反臨如字舊力鴆反

鄭氏曰哀傷之無容樂孔氏曰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也愚謂不歌是不為樂不翔是不為容

當食不歎

鄭氏曰食或以樂非歎所陳氏澔曰唯食忘憂非歎所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釋文舂束容反相息亮反

鄭氏曰助哀也相送杵聲方氏慤曰未祥之前謂之有喪未葬之前謂之有殯鄰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舂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

而里遠鄰寡而里衆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分焉愚謂方氏之說皆是惟云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尙未當葢里有殯不巷歌則既葬之後歌或非所禁矣鄰里之哀非但輕重淺深之不同而其久暫固有別矣

適墓不歌

鄭氏曰非樂所

哭日不歌

鄭氏曰哀未忘也孔氏曰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愚謂哀樂之情不並行孔謂弔日之朝得歌樂未爲通論如有服之親將往哭之未哭之前豈容歌樂乎但聞喪無定時如日中方聞喪則朝時歌樂難以預禁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云弔於人是日不樂皆但據

弔後言之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釋文辟音避本亦作避

鄭氏曰所哀在此慁謂喪謂死於外而以尸若柩歸者春秋公之喪至自乾侯是也於送喪言不由徑於送葬言不辟塗潦亦互文也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貌與事宜相配呂氏大臨曰色必稱其服倩必稱其色所謂不失色也○自適墓不登壟至此記吉凶威儀容止之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釋文下遐嫁反下同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則臣宜下車言大夫則士可知若

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愚謂大夫士尊卑等級不同故大夫撫式則士下之不必爲大夫之臣也

禮不下庶人

鄭氏曰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孔氏曰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愚謂庶人非無禮也以昏則緇幣五兩以喪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葬則懸棺而窆不爲雨止以祭則無廟而薦於寢此亦庶人之禮也而曰禮不下庶人者不爲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士冠士昏士相見是也庶人有事假士禮以行之而有所降殺焉蓋以其質野則於節文或有所不能習卑賤則於儀物或有所不能備也

刑不上大夫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氏曰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陳氏澔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漢書賈誼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爲其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釋文綏耳隹反

鄭氏曰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綏旌畫飾也綏謂舒

亟之也武車亦兵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
車乘車孔氏曰兵車革路也兵車尚武猛宜無推讓故
不爲式敬武車亦革路取其建戈刃卽云兵車取其威
猛卽云武車也旌謂車上旗旛尚威武故舒旗旛之旒
以見爲美也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
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旒著於竿也
方氏慤曰周官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武車德車並言
旌猶司常通謂九旗也愚謂王之玉路建大常則不結
旌而使人維之故節服氏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維之
亦結之之意也左傳晉人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
之旆與不旆卽綏旌結旌之事是兵車亦有時結旌但
德車以結旌爲常耳

史載筆士載言

鄭氏曰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氏曰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也愚謂史謂大史內史之屬周禮大史大朝覲會同以書協禮事內史掌書王命士大史內史之士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君出則大史內史載筆以從以備紀載其士又載舊時紀載之言以備徵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騎

其寄反貔婢支反徐扶夷反貅本亦作貅許求反又虛蚪
反○鄭註士或爲仕○今按載字方氏胡氏讀如字亦通
鄭氏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類象青雀水
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
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孔氏曰軍行
銜枚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
有變異則象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雀水鳥
畫於旌上軍行値水則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必値
水而防之也鳶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
塵埃則畫鳶於旌首而載之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
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
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鴈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
軍行見彼人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也然古人不

騎馬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當是周末時禮士師兵衆虎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也摯獸猛而能擊虎狠之屬貔一名白豹虎類爾雅曰貔白狐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也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一云並載其皮方氏慤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愚謂既言車騎又言士師則士師謂徒兵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釋文招搖並如字繕依註音勁吉政反○朱雀今本註疏作朱鳥衛氏集說及石經作朱雀與孔疏合今從之又按繕字呂氏陸氏胡氏皆讀如字義亦通

鄭氏曰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

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陣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軍前宜捷故用朱雀軍後宜殿故用元武元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陣招搖北斗第七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標搖光卽招搖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

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呂氏大臨曰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元武也急追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陸氏佃曰前朱雀旟是也後元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胡氏銓曰招搖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云繕甲兵劉以繕爲勁恐非愚謂行謂軍行也朱雀元武青龍白虎皆畫之於旌以表軍陳者朱雀鶉也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鶉南方七宿有朱雀之象故前軍之旗畫爲朱鳥以象之元武龜蛇也北方七宿有元武之象故後軍之旗畫爲元武以象之東方七宿有青龍之象故左

軍之旗畫爲青龍以象之西方七宿有白虎之象故右軍之旗畫爲白虎以象之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六月之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鳥章鳥隼之章也而以啟行此前朱雀也

出車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又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建此旐矣在牧者爲前軍則在郊者爲後軍而建旐此後元武也招搖陸氏以爲大常是也

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云三辰日月星也疏云九旗之物日月爲常不云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戰國策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

大常兼畫日月七星此獨言招搖取其居四旗之中以指正四方也胡氏解招搖爲指揮

之義義亦可通史記孔子世家招揺市過之漢書郊祀歌體招揺若永望上謂車上招揺在上所謂綴旌也謂四旗垂其旒縿飛動於兵車之上所以急振起其士卒之怒氣此所以晉人旆而諸侯畏之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孔氏曰牧誓云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爾雅云局分也郭璞云謂部分也左右有局者軍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愚謂此謂戰時之法也軍之或進或退各有度數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所謂進退有度是也左傳欒書欲載厲公欒鍼曰書退離局姦也是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也左右之帥各司其局則部分明而進退亦聽之矣○前有水至此記人君出師車騎軍陳之法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鄭註交遊或爲朋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不同國讎不吾避則殺之孔氏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並是不共天下

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說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不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恩赦之法也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爲朋友亦報仇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爲朋友報也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調人云從父

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必須相去千里之外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賈氏公彦曰兄弟從父兄弟等之讎皆謂無子復無親於巳者故據巳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有親於巳者則自從親爲斷愚謂殺人者死人之父兄見殺不治以上師之法而使其子弟自復焉何也考之調人所謂讎者則過而殺傷人者乃司刺所謂不識過失遺忘而法之所宥也雖然宥之者朝廷之法而爲子弟者不能以其父兄之過而見殺而遂

已焉夫是以和之而使辟不可則與之瑞節而執之若此者皆無事乎復讎者也讎之有事乎復者蓋其和之而不聽避之而不可執之而不能者此非吏之有所狥則勢之有所格也於是孝子弟弟迫於不得已之情起而剸刃讎人之胸先王亦原其情而聽之不以爲法之所已宥而禁之也雖然狥乎人之情而其端旣開將不可復止故又爲之權之以理而著爲令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蓋法也情也理也參校而歸於輕重之平先王之權衡審矣爲慮深矣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釋文壘徐力軌反又力水反

鄭氏曰卿大夫之辱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士之辱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孔

氏曰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之郊里數隨地廣狹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圻故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士爲君邑宰勸課耕稼若使地土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云亦者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

臨祭不惰

鄭氏曰爲無神也孔氏曰祭如在怠惰則神不歆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鄭氏曰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神之所爲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

公助祭於君也孔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俎也愚謂此疏有二義前說乃經註之本義史記孔子世家魯郊不致燔俎於大夫是大夫助祭於君當歸其俎此自徹其俎者謂士也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疏云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孔氏曰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故諱之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之明日祔於廟則以鬼神之禮事之故諱辟於是乎始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疏云禹與雨音同而義異邱與區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愚謂邱區二字並音去求反顏師古曰古語區邱二字音不別疏說非是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氏曰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諱王父母也愚謂禮不下庶人此謂士之禮也凡諱之禮惟及其有廟者而止廟遷則諱避之所不及也士惟一廟適士雖二廟其

一乃別子爲祖者之廟而王父母亦無廟故皆不諱王父母惟逮事父母者父爲王父母諱子從而諱之雖父沒不忍變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鄭氏曰君所無私諱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孔氏曰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愚謂入門而問諱在大夫所自當爲大夫諱但不得避已之私諱耳疏說非是然此亦謂士禮若兩大夫相與言則各得避已私諱以其尊敵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鄭氏曰爲其失事正孔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愚謂臨文凡官府文書國史紀載皆

是非惟禮文而已魯定公名宋春秋不諱宋

廟中不諱

鄭氏曰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孔氏曰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則諱祖以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鄭氏曰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鄭氏曰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田氏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故詳言之此大畧言之耳陳氏澔曰夫人之諱婦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宮內也愚謂婦諱謂婦人之所諱母之諱妻之諱皆是也母之諱於巳爲小功親妻之諱於巳爲緦親皆不在應諱之限但以母

尊而妻親故不敢舉其諱於宮中出宮則不諱矣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期親則爲諱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辟之雜記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皆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愚謂記言大功不諱而熊氏謂大功亦諱者謂姑姊妹降服大功也然姑姊妹本期親降服大功故諱若本服大功則不諱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釋文竟音境

鄭氏曰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所常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孔氏曰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問諱以門爲節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自卒哭

乃諱至此明諱避之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曰順其出爲陽居內爲陰孔氏曰十日有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已辛癸五偶爲柔也愚謂外事謂祭外神內事謂祭內神下篇曰踐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是也田獵出兵亦爲外事故詩言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甲午治兵皆剛日也冠昏喪祭亦爲內事故士虞禮三虞皆用柔日少牢禮曰日用丁巳春秋書葬皆柔日祭天爲外事而用辛卒哭爲內事而用剛日自爲別義不在此限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旬十日也先遠日先近日者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孔氏曰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若天子諸侯凡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文不具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從遠日而起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尊卑俱然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

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愚謂上言遠某日近某日者以旬之外內分遠近也下言遠日近日者以來月之下旬與上旬分遠近也特牲禮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此皆以旬之外爲遠日者也左傳卜葬先遠日此以來月之下旬爲遠日者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釋文假古推反

鄭氏曰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愚謂爲日言爲行事求吉日也卜筮有占曰占事上文言外事剛日內事柔日而此言命龜命筮之辭亦曰爲日則皆主乎占日而言若爲事而占則當直舉所爲之事而命之也假借也曰泰尊之之辭言假借爾泰龜泰筮之靈以問於神也有常言其斷吉凶不差忒可憑信也

○孔氏曰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卜史旣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不述者士禮畧是士命筮一也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卽席西面坐命龜旣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

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於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涖卜爲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氏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孔氏曰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愚謂卜筮不過三言卜筮不從者至於三則止不可以更卜筮也春秋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是也襲重也卜筮不相襲言卜筮既從者不可以更卜筮也書言卜不襲吉是也此二者皆爲其瀆鬼神也○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

聽命鬼神之意而祭則不可廢愚謂張子之言最得禮意先儒皆謂卜不吉則止不祭非也然特牲少牢皆止二筮而春秋書卜郊有三卜四卜者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然則二筮者大夫士之禮而三卜者人君之禮與士祭不諏日不吉卽於筮日更筮大夫則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則人君之卜日亦宜有與大夫不同者矣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踐依注音善王如字○鄭註筴或爲蓍○今按踐如字爲是

鄭氏曰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爲善聲之誤也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

之孔氏曰先聖王伏羲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也時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擇吉而祭祀所以敬鬼神也說文猶獸名玃屬與亦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吳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以占事使民決嫌疑愚謂時謂四時時不須占以日繫於月月繫於時故兼言時日耳古人卜筮日無占十二時者孔兼十二時言之非也信時日者卜筮得吉日則人無不信其善也祭祀必擇日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擇日而誓戒之則人無敢不如期而赴事也嫌疑者是非之未決卜筮以決之猶與者行止之未定卜筮以定之信時日三句言占日決嫌疑二句言占事疑而筮之二句證上決嫌疑之意日而行事二句證上信時日之意○

自外事以關日至此明卜筮之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鄭氏曰監駕且爲馬行孔氏曰僕御車者也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知車事故執策監駕恐馬奔走故立馬前愚謂周禮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趣馬掌贊駕說之頒典路大祭祀出路贊駕說則駕車之事蓋趣馬頒之馭夫主之典路贊之與

已駕僕展軨效駕 釋文軨歷丁反一音領

孔氏曰展視也舊解云軨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軨左右四面視之上至於闌也盧氏云軨轄頭轄也車行由轄效白也白君道駕畢戴氏震曰說文軨車轖間橫木轖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軨兮長太息集註軨軾下從橫木按軨者軾較下從橫木統名即考工記之軹轛也盧

祖轄頭靶之說乃因漢時路車之轄施小旛謂之飛軨遂以解經古無是名也愚謂軨爲軾下從横之木舊說以爲車闌是也鄭氏謂䡊爲覆笒笒卽軨也展軨效駕謂周視車闌之三面而白君言已駕也轉者車之軸頭轄者以鐵爲之所以關軸而制轂此於展視固在所急然周視車闌則轉轄固在其內矣陸氏釋文引盧氏說作轄頭靶孔疏引之作轄頭轉陸氏爲是蓋靶施於轄端故曰轄頭靶若轉爲軸末而轄關於轉內言轉頭轄則可言轄頭轉則非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釋文上時掌反下犬馬不上同乘繩證反下除乘君不乘奇車乘路馬皆同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孔氏曰僕人自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而升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貳副也綏登車索綏

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取貳綏而升也跪乘者君旣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鄭氏曰調試之孔氏曰轡御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驂馬內轡繫於軾前餘六轡分置兩手一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曰執策分轡驅之驅馬行也五步而立者僕跪而驅馬得五步而僕倚立待君出也愚謂驅馬不可跪上云跪乘謂未驅之前及旣立之後也立駐車也公食禮曰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釋文并必政反攘如羊反又音讓辟音避

辟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

鄭氏曰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郤也或者攘古讓字孔氏曰并轡授綏者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餘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同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車將行故左右侍者悉遷郤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愚謂并轡授綏者并轡策於左手中而以右手授綏引君升車也蓋御車向前則君在僕之左授綏向後則君升在僕之右且右手引君有力也攘古讓字荀子盛揖攘之容是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釋文騶起俱反徐起遇反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溝反

鄭氏曰車右勇力之士備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

下步行孔氏曰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撫按止也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頭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初在門內勇士從趨在車後車行既至大門方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溝渠必步是車右之禮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下車也車若至門閭溝渠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勇士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車者僕下則車無御也騶謂騶趨字通荀子騶中韶護以養耳車驅而趨謂車既驅而疾行也周禮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或曰騶列字說文騶御也蓋周官馭夫

僕夫趣馬之屬掌駕馬者車初行恐馬或驚逸故驂隨至大門也門國門閭巷門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孔氏曰兵車參乘之法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戈盾在右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若是元帥則在中軍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成二年鞌之戰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師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檀弓疏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釋文拘古侯反又音俱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孔氏曰凡僕人之禮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也車上僕所主故爲人僕必授人綏也僕者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則否謂僕者敵體則不受其綏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猶當撫止僕手不聽其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卻手從僕手下拘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

馬不上於堂非贄幣也孔氏曰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賤不牽上堂犬則執緤馬則執靮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躐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孔氏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老人也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尋常出入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樂師註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國中人多若馳車則躐

人故不驕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是不誣十室也愚謂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視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樂師註謂王有車出之事登降於大寢之階前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

車輿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釋文御依註音迓五嫁反

鄭氏曰御當爲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釋文爲于僞反蓌子卧反又側嫁反挫也沈租嫁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踦

孔氏曰介甲鎧也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也愚謂拜者必跪介者所以不拜者爲其拜則枝拄其拜故不拜也○陳氏祥道曰兵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法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容入軍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不曠左君存惡空其位孔氏曰祥猶吉也吉車爲平生所乘葬時用爲魂車曠空也車上尚左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有五路王自乘一餘四路皆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戎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愚謂載柩之車爲喪車故謂生時所乘用爲魂車者爲祥車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手後右手遠嫌也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形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爲敬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 釋文奇居宜反

鄭氏曰出入必正奇車獵衣之屬孔氏曰國君出入必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法者之車也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漢桓帝時禁臣下乘之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釋文欬開代反

鄭氏曰不廣欬爲若自矜不妄指爲惑衆孔氏曰車已

高若在上大欸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爲惑衆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釋文巂本又作㒞惠圭反○鄭注巂或爲繠

鄭氏曰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孔氏曰巂規聲相近規是圜故讀從規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瞻視馬尾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釋文彗音遂徐雖醉反又囚歲反卹蘇沒反勿音沒驅如字又羌遇反○今按注疏讀卹勿爲窣沒爲句吳氏卹勿並如字卹字驅字爲句

鄭氏曰入國不馳彗竹帚鄭勿搔摩也孔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曰策彗鄭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疾也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曰彗鄭謂埽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釋文齊側皆反○下齊牛式宗廟當從周禮註作下宗廟式齊牛

鄭氏曰自此下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孔氏曰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方氏慤曰齊牛祭牲也歲時齊戒而朝之故謂之齊牛愚謂國君至宗

廟下車敬祖考也廣其敬則於齊牛亦式之爲其神之所享也大夫士至公門下車敬君也廣其敬則於路馬亦式之爲其君之所乘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鄭氏曰載鞭策不敢執也愚謂乘路馬謂以他車駕路馬而調習之也必朝服者敬路馬也蓋御與左皆然鞭馬箠策馬杖載之者備而不敢用也不敢授綏者不以綏授居左者辟御君之禮也此二句言御者之法左必式者又言居左之法也大夫士式路馬御者不能式居左者恆必式也此與上乘路車皆言左必式則乘路車路馬者御與左皆別人矣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釋文蹙本又作蹴采六反又子六反

鄭氏曰齒數年也誅罰也孔氏曰步猶行也牽行君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也芻供君馬所食若以足蹴路之則有責罰論量君馬年數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禮記卷四終

永嘉後學李懷濟原録
泰順後學陶謨翼甫校